

清·陈修圆 编著
黄杰熙 笺正

女科要旨

笺正

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5号

《女科要旨》笺正

陈修园 编著

黄杰熙 笺正

*

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太原千峰科技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625 字数:115千字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*

ISBN 7-5377-1155-0

R·441 定价:6.00元

序 言

余少承家学，在校攻读之暇，专心医药。先祖父治平公亲为讲解诱导，弱冠后又着手编著医书，初有陈修园《女科要旨》之“笺正”稿，到1965年又重新厘定，1971年又再易其稿以趋完美。25年来，稿经三易，自揣学与年进，更有所阐发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有仲景《疗妇人方二卷》，可知妇科有专书始于仲景。今《金匱》中有妇人病三篇，可能是疗妇人方二卷中之一部分，并非全书。逮宋陈良甫《妇人大全良方》，明王肯堂《女科准绳》，清武之望《济阴纲目》，三书集时说为纲，罗列群方为目，可谓洋洋大观，但涉海问津，难切实用。惟陈氏《女科要旨》，渊源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以《金匱》为宗旨，理出正统，阐发精微，并援引唐宋以后善法数十种为补充，简而详备，系统井然，脉络分明，理论与实践兼备。杰熙以郑玄注毛诗为“笺”之意，加以引发；其不足和错误者，加以“补正”，合之名曰《女科要旨笺正》。非后学忝议前贤，而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要旨之作用，保护坤元，不得不如是作。

陈修园为有清一代三大名医之一，然《女科要旨》之刊

行，到其孙陈心典始如愿，可见著书与出版之难也。陈氏之后辈，善纯祖武，此书不佚，其功颇伟。

黄杰熙

体 例

一、本书按陈氏书之原文，分段照录，并用标点符号断句后，每段分别予以笺正。

二、陈氏援引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文，注释有不辄者，皆予以笺正。

三、陈氏所引《金匱》原文，注释多从其“浅注”迁来，文义有不达者，或有错误者，皆予以笺正。

四、陈氏独出心裁之处，善者在笺正中，充分赞赏之；不足或离经背道者，亦予笺正中补正之。

五、陈氏所引唐宋后诸名医之说，大多不是粗暴否定，就是引而不评，皆在笺正中——加评得失，有理有据，使学者便于取舍。

六、陈氏全书多厚古薄今论调，但其中确有可取者，又类多夸张无稽之谈，以及与学术无关之浮词滥调，悉为笺正。

七、勿须笺正既明者用按语，或笺正后尤有余音者亦用按语，或加总按以明前若干段之义，或简用按字于笺正中，目的是阐明其义。

八、能自然参以西医之说者，亦酌引于笺正中，以期初步融通。

九、陈氏书最后跋语不少，皆陈心典之同辈歌颂先师所作。为了保持陈书一字不漏之全貌起见，予以照录。歌功颂德之辞与要旨内容并无连系，故只录不笺正。

叙 言

医者，意也。灵素俱在，非神而明之，则拘守成方，将为斯世厉。顾医难，而医妇人女子尤难，昔人以小儿为哑科，窃意女科亦然。盖小儿不能言，而妇女则言不能尽，惟得之指下，洞见乎脉与证之相符，庶不致于差谬矣！

吴航陈修园先生，儒也。幼读岐黄，语即精其理，一切时医之论，能力穷其非，引而归于至正。旋由科举出为邑宰，以四诊法佐抚字，至今燕南赵北人尤颂之。

先生不欲秘活人方，既手刊各种书，又遗嘱尽刻所著，令嗣遵之，次第行于世，为世利赖。

今令孙心典一兄，又以医学承先志，检先生所撰《女科要旨》，将付梓人，以鸿与君家世有往来之谊，命作弁言。余既心好先生书，复嘉其后人之能善承家学，存心济人，功诚伟焉。不揣固陋，因之为序。

侯官林鸿拜手

叙 言

心典少随任北直，获睹先大父公余之暇，命先伯父拟注《伤寒论浅注》为前集；命先君拟注《金匱要略浅注》为后集，剖析详明，以示来者。更遗《女科要旨》一书，命先君韵拟之，未及付梓。

回忆当年，典与弟心兰伏读之余，不胜霜露之感，忽忽几数十春秋矣。是书也，吾祖所殚精瘁虑，以期有裨于世者，不能梓而行之，则吾之贵也，谨校之以付攻木氏。

辛丑荔月，长孙心典谨识。

目 录

卷一	调经	(1)
	种子	(34)
卷二	胎前	(47)
卷三	产后	(81)
卷四	杂病	(113)
	外科	(149)
	附：妇人阴挺论	(154)
	续记	(156)
	介绍一种止血特效药	(160)
	女科要旨后跋	(162)

卷 一

调 经

陈修园原文 门人问曰：妇人以血为主，医者辄云血海，可以实指其所在乎？陈修园曰：人身之血海，胞也。居膀胱之外，而为膀胱之室。经云：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。是则男女皆有此血海，但男则运而行之，女则停而止之。运行者无积而不满，故阳气应日而一举；停止者有积而始满，故阴血应月而一下。此男女天癸之总根也。

黄杰熙笺正 胞本居于膀胱之内，直肠之外，并非居于膀胱之外，且各有专司，不是膀胱之室。胞即是子宫，又称血海，其在男子则是蓄精囊，女则是子宫。天癸，在男子则是精液，女子是分泌卵。陈氏指为男则运而行之，女则停而止之，仅仅以“运”“停”二字来示分辨，似还不够。实则，男子精生于睾丸运于血海而停留；女子卵生于卵巢，运于子宫而停留，两者皆有“运”有“停”。男子精满亦有溢泄；女子子宫内膜起新陈代谢，月事应时而下。冲任之脉虽起于胞中，若实指其物，冲在女子为卵巢、输卵管；在男子为睾丸、输精管，故其下连足少阴肾，上丽足阳明胃，从少腹两旁冲上。任脉即腹腔大动脉管，主输血于卵巢子宫、睾丸、蓄精

囊等组织作为产生精卵之材料，故经云：任脉通，太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。揆今衡古，如出一轍，特名词之不同耳。

陈修园原文 而妇人一科，专以月事为主。经云：任脉通，太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，故能有子。盖时者，满三旬之期而一下，以象月盈则亏，下之不失其期，故名月信。

黄杰熙笺正 妇科与男科之异，在其生理上，即生殖机能之异，才能产生妇人有月经，男子则无。陈氏则以来为本，错认为以月事为主，导致源流颠倒。应正本清源，先究其生理之异，月事正常者无病，即有病亦与男子治法相同；月经异常者为妇科病，治则属于专科。再则，血入胞中，受气煦化则变为精血与卵血。男子以气为主，故化为白色；女子以血为主，故化为赤色。男女之气血充盛，则所产生之精与卵亦健壮，盛与健壮则男思室，女子归，故有子。但气之形无定，而血则有形，无定者下溢无定时，每每象日，应旭日而一升举。有形者属阴，故如海之潮汐，月亮之盈亏，一月而下，妇人之子宫内膜连卵子皆剥离而下，即所谓月经，或谓月信。陈氏在这两段中皆叙述不彻底，故连类以阐明之。

陈修园原文 门人高子问曰：女科中好手甚少，不可不大为之振作，因执女科书数十种，嘱余择而授之。余遍阅大有所悟曰：古人以月经名为月信，不只命名确切，而月事之有无多少迟速，及一切治疗之原委，无不包托于信字之中。夫五行之土，尤五常之信也。脾为阴土，胃为阳土，而皆属信，信则以时而下，不愆其期。虽曰心生血、肝藏血、冲任督三脉俱为血海，为月信之原，而其统主则为脾胃。脾胃和则血自生，谓血生于水谷之精气也。

黄杰熙笺正 陈氏此论颇高超，惜未进一步深化，导出

月事之源头，其源头乃是生理功能所主，即由先天肾气所司，人生而俱有之事。既生之后，才依靠后天脾胃化水谷之精气，以滋养先天，发育到一定时间，才有月经。土主信，言其奉养不失信之义，后天既信既强，而先天又未遭损，则冲任督三脉循其正轨，按时受其水谷之精气滋养，则月事以时下，不愆其期。陈氏此论过于夸大“后勤部”之作用，而忽视“司令部”之作用。

陈修园原文 若精血之来，前后多少，有无不一，谓之不调，不调则为失信矣。经云：土太过则敦阜。阜者高也，敦者厚也，既高而又厚，则令除去，宜平胃散加大黄、白芍、枳实、桃仁之类。经又云：土不及则卑监。卑者下也，监者陷也、坑也，既下而又陷坑，则令培补，宜六君子汤加芎、柴、芍，及归脾汤之类。此言经水不调以虚实分之也。

黄杰熙笺正 陈氏此论笼统，不切临床实用，既无症状，又无脉诊，何此空论“敦阜”“卑监”？盖此不过妇女后天脾胃不和，影响月经不调之治法。但其症脉应有脾胃疾患，始可酌用。脾胃之虚实，以胃为阳土，所谓实则阳明，胃脉多大，症现纳食多便燥腹满口干，实者宜平之，平胃散可用。但平胃散多燥烈之药，乃治阳明湿实壅结之剂。揆之，阳明本为燥土用事，“燥”为水火不交之气，如系燥重之症，则用之助其火，劫其水，水火更不相交，故非所宜。虽于方中加大黄、枳实去滞，白芍缓肝泻脾，桃仁去血结并润燥，亦难相济其燥。以愚之见，不如用调胃承气汤以微调胃气则甚善，再加桃仁、红花以散其血结，则土之高厚而燥者可平。脾为阴土，虚则太阴脾土受病，虚则补之，用六君子汤补脾调气祛痰，恐补之过甚，加归、芎、芍以滋其阴血，柴胡以条达肝

阳，则成“阳生阴长”之义。归脾汤亦补土生火之法，与“阳生阴长”之义相通。其它如养荣、八珍、十全等汤，与此亦通，临症者皆可随宜择用。

陈修园原文 又有以阴阳偏胜分之者。许叔微云：“妇人病多是月经乍多乍少、或前或后、时发疼痛。医者一例呼为经病，不辨阴胜阳、阳胜阴，所以服药少效。盖阴气胜阳气，是胞寒气冷，血不运行。经所谓天寒地冻，水凝成冰。故令乍少，而在月后。断绝或不行。若阳气胜阴，则血气散溢。经所谓夏暑地热，经水沸腾，故令乍多，而在月前。或一月数下，或崩漏不止。当别其阴阳，调其气血，使不相乖，以平为期。”此叔微统论阴阳之道也。而余则以阴阳二字，专指脾胃而言，盖脾者太阴之湿土也，不得阳明燥气以调之，则寒湿胜，而阴独胜，阴道常虚，即《内经》卑监之旨也。胃者阳明乃燥土也，不得太阴之湿气以调之，则燥热胜，而阳独胜，阳道常实，即《内经》敦阜之旨也。

黄杰熙笺正 许叔微所论阴阳偏胜之理甚是。但所节引经文出于《素问·离合真邪论》，经文原义是指人身之经脉而言，非专主妇女之月经。若以经脉包括月经则可，若专为论妇女月经则面目全非。但由此可以悟出，妇女月经之调否，实与十二经脉、奇经八脉一体相连，治宜从全面看问题。而陈氏别有用心，以脾胃统括阴阳之理，目的是与上文相连贯，弄得牵强附会，于理难通。盖不明此论统指人身阴阳而言，在论妇女月经上，而又偏指肝肾阴阳偏胜偏衰，非独指秉气之脾胃。总之是论血气之盛衰，又以先天为主，兼顾后天，补其精气、调其气机、适其寒温、以平为期之治法。陈氏谬以脾胃相合，则治应从上论，何以又在紧接之下文主用四物汤

加減，豈不矛盾自啟，大相徑庭呢！杰熙不敏，但謂為先天肝腎之治與前論后天脾胃之治，恰成對子，則婦女月經病之治法，自能綱舉目張，趨于完備。

陳修園原文 至于用方，以四物湯加香附、茯神、炙草為主。陰勝加干姜、桂、附、吳萸及桃仁、紅花之類；陽勝加知、柏、芩、連、門冬之類，平平淺淺中，亦不可廢。若求其所以然之妙，《金匱》溫經湯一方，無論陰陽、虛實、閉塞、崩漏、老少，善用之無不伸手取效。此不特今之習女科者聞之吐舌，即數百年來注《金匱》之家，或識見不到而不能言，或珍為枕中秘而不肯言。今修園老矣！不得不擇人而傳之，但既傳之而又囑之曰，《靈樞經》載黃帝謂雷公曰，此先師之所禁，割肩插血之盟也。凡思議不可及之方，若輕以示人，則氣泄而用不神，必擇大學習之人，知其居心長厚者，而后授之。

黃杰熙箋正 此承上文出其方治。進一步說明陰陽盛衰之為病，源于先天肝腎，輔于后天脾胃。四物者，乃入肝腎補水生血之妙劑。經所謂：“水入于經，其血乃成。”四物湯方中用生地补水，屬寒者宜用熟地，當歸入肝生血，白芍益肝陰以疏土，妙在川芎氣盛，使三藥滋潤而不滯，則榮氣流通。加香附者，俾其入肝脾理氣為佐，茯神入心脾暢其化源，有奉心化赤之妙，炙草補土則土旺，水谷之精氣亦可相繼以化血。陰寒勝者加干姜以溫土，桂補心火，附壯腎陽，吳萸溫肝腎，則心脾肝腎同得其溫，陰寒可逐，復加桃仁紅花以解寒凝之血結，則補血逐寒、祛瘀匯于一方之中。陽勝則熱，加知柏以清肝腎之火，芩連清心肺脾之火，門冬知母滋水陰以敵陽，則補血、清火、益陰匯于一方之中，選方平穩中的，

效可必然。温经汤为先后天并治之方，陈氏并未道破其方组药理（在后列方中，愚有详注），反神其说，谓无论阴阳、虚实、闭塞、崩漏、老少皆可通用，实在不象著书立说之名家。考温经汤之原意，亦不外乎生新祛瘀之义，其所以名温经者，因瘀血得温则行，施于虚寒凝结则多效。若用于实热，血中水分少，其血被烤灼而干枯滞着，则有抱薪救火之弊，用芩连知柏门冬尤恐不及，何得用温经汤呢！根据仲景原意推究，运用温经汤时，必须掌握以下四证：一、少腹痛；二、发热；三、手掌烦热；四、唇口干燥。此似为热象，但系虚热，并非实热。陈氏但见温经汤为寒热并用之方，谓可一概通用，则不免蹈薛立斋、赵养葵等之旧辙。徐灵胎曾谓薛立斋为庸医之首。因其专主六味、八味、补中益气等汤以治万病之说。而陈修园一生崇古尊经，以辨庸医为己任，但在实践中不免走庸医之旧辙。可见为医之难也，其心总想执简御繁，但不知简者乃“辨证施治，随证立方”八字，舍此别无途经，愿有志为大医者，在此多下功夫，必有成就。

黄杰熙按 以上分为六段笺正，妇女调经之法具备。辨证论治宜分先天、后天、先后天三者入手，选方定药自能丝丝入扣，则效可必然。

陈修园原文 门人问曰：女人之经，一月一行，其常也；或先或后，或通或塞，其病也，间或有不关于病者，愿闻其说？曰：天下事有常而即有变，妇人当月事之期，其血不下，只见吐血、衄血，或眼耳出血者，是谓倒经逆行。有三月一行者，是谓居经。有一年一行者，是谓避年。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，是谓暗经。有受胎之后，月月行经而产子者，是谓胎盛，俗名垢胎。有受胎数月，血忽大下而胎不坠者，是谓

漏胎。此虽异常，而数患之竟不害事也。彼皆以妄为常，而中土失其主信之道，如人无信行，全赖狡诈以成家，君子不为也，大抵妇人患此者，性情亦必乖张。

黄杰熙笺正 此说明倒经、居经、避年、暗经、胎盛、漏胎六种妇人异常经产情况。陈氏无法说通其理，只好牵强附会，归在土德上，并与前论相通。盖此六种经产异常情况，皆为生理上之变化所引起，往往一生如此，其机理复杂，且目前尚不能彻底弄清，故此不作详解。但其中亦有属于病变引起生理变化者，分其阴阳，按其虚实，治之每多速愈。余曾治过数人，均一剂而改变此种情况。陈氏统论一面，而未赅及另一面，则失地一半。就以土主忠信来说，三月、一年与月月行经，同样是一定不变之时期呀！可谓信之至矣！若要约略言之，乃是其人秉赋不同，生理不同，气血转注运行有迟速之不同使然。

陈修园原文 门人问曰：经候不调，既得闻命矣！今愿闻调经之法？曰：诸家调经之说，是非参半。而萧慎斋以调经莫先于去病，录李氏之论一条，以分因详证治法，录方氏之论一条。又参以统论二氏之说，深合鄙意，今全录于后：

李氏曰：妇人月水循环，纤疴不作而有子。若兼潮热、腹痛，重则咳嗽汗呕，或泻。有潮热则血愈消耗，有汗咳呕则气往上行，泻则津偏于后，痛则积结在中，是以必先去病，而后可以滋血调经。就中潮热疼痛，尤为妇人常病。盖血滞积人骨髓，便为骨蒸；血滞瘀积与日生新血相搏，则为疼痛。血枯不能滋养百骸，则热蒸于内；血枯胞络大盛，或挟痰气、食积、寒冷，则为疼痛，凡此诸病，皆阻经候不调，必先去其病，而后可以调经也。

方氏曰：妇人经病，有月候不调者，有月候不通者，然不调不通中，有兼疼痛者，有兼发热者，此分而为四也。细详之，不调不通，有趋前者，有退后者，趋前为热；退后为虚。不通中，有血枯者，有血滞者，血滞宜破血；枯宜补也。疼痛中，有时常作痛者，有经前经后作痛者，常时与经前为血积；以经后为血虚也。发热中，有常时发热者，有经行发热者，常时为血虚有积；经行为血虚有热也，是四者之中，又分为八矣。人之气血周流，忽有忧思忿怒，则郁结不行。经前产后，忽遇阴冷形寒，则恶露不尽，此经候不调，不通作痛，发热所由作也。大抵气行血行，气止血止，故治血病以行气为先，香附之类是也；热则流通，寒则凝塞，故治血病以热药为佐，肉桂之类是也。

萧慎斋曰：按妇人先病而后致经不调者，有因经不调而后生病者，如先因病而后经不调，先当治病，病去经血调。如因经不行而后生病，当先调经，则经调而病自除。李氏一论，可谓调经之要，然偏而不全，余故补其未尽之旨，若方氏分因详证，诚得统论调经大法。

黄杰熙笺正 陈氏取裁萧氏，肖氏取裁李方二氏。皆是述而不作之义，李方二氏兼萧氏之总结，诚得统论调经之大纲大法，二氏皆以一月经为论点出发，李氏抓住几个症状入手做文章，认为诸病可阻月经不调，结论是“必先去其病，而后可以调经也”。其论述固然雄辩，但略于病因，未导出潮热、腹痛等症由何而来，故萧氏总结为“偏而不全”，才补充方氏之论，方氏运用一分为二之法，从矛盾中演为八症，可谓善于分析病情者，仍略于病因。但方氏善悟，随即补出病因，内因七情和不内不外因阴冷形寒，可谓比李氏高出一筹，故萧